成成的理想世界

柴静

一

成成有1.7米高，大咧咧伸出手，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一个影帝。”我问：“你演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以前演一个有钱又霸道的坏蛋。”

他12岁，幼年被诊断为智力发育迟缓，家人给学校出钱，得以让他在私立学校的普通班就读。他上课时乱跑，抢别人的书，别人骂他“傻子”，成成用自己的方式维护自尊：“我是有钱人，等有一天我把你们都买下来，你们都得听我的。”

妈妈去找老师，说：“你们得包容我们，我们是弱势群体。”老师也这么想，总是批评普通孩子。时间长了，成成心里没了任何权威，身高1.8米的男老师劝他，他也会对着吵，对着闹。妈妈说：“我是他亲妈都容忍不了他。”

**二**

妈妈试着送成成到台湾接受融合教育，在那所学校特殊生占三分之一。

成成一开始对同学说得最多的是“我是有钱人”，可没人理会，一个男生说：“这只是他的自我保护而已。”成成试着追打同学，但没人怕他，也不烦他，只是说，咱们不要跑，不要闹。他玩不起来，讪讪的。成成嗓门大，一层楼都能听得见，普通生就说：“你小声一点，会吵着别人。”表情和声音里并没有反感。

妈妈有时觉得没面子，当众呵斥成成，别的孩子让她不要着急，“我们可以理解。”这里的普通生已经习惯了特殊生，他们带着特殊生上厕所，笑嘻嘻地催促他们洗手、做习题、擦眼泪。

其实老师对如何对待特殊生并没有具体要求，只是说要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。学校创办者吴教授说：“学生不需要老师界定他们是什么样的小孩。他们耐心地对待特殊生，可能就是觉得这是一种气度吧。”

**三**

成成对我说：“我有女朋友了，是漂亮又对我很好的天使。”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。

我问：“她怎么对你好呢？”

“她就是笑笑，简单跟我说句话，就行了。”女孩子叫云君，隔壁班的普通生，10岁，长发大眼，很秀丽，全校孩子都喜欢她。成成每天下午5点等云君下课，在门口聊几句。云君对他不躲不避，送的巧克力也收下。成成这次回北京前，坐在学校门口的台阶上陪着云君等车，说：“云君，你回家得做个名片给我，我们才好联系。”云君微笑，答：“好。”成成拉了一下她，她没躲闪。成成这么做只是想让她注意自己的话，他殷殷地说：“记住在电话号码前面加个0086。”

他帮云君拉行李，送上车，返身摸着大脑袋跟老师说：“我想唱歌给云君听，可不可以跟她说些我的好话？”说完大红脸，害羞得不得了。

我问成成：“现在你要演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尊重女生的人。”

**四**

老师的存在就是示范。

在融合班，普通生与特殊生一起上课，用一套教材，但是教法、进度不一样，考试题目根据每个人的程度来设计。学生只要尽力，都能拿到90分，也会有很多个第一。成成做了一个PPT介绍北京，同学们觉得很新奇，给他鼓掌，他得了第一。

他也有难受的时候。每个学生都要拖地，成成家境优越，有贴身保姆照顾，不肯干，说老师虐待他。若在以前，老师和母亲就放弃了，吴教授则很淡定，“哭没关系，要遵守规则。”妈妈钦佩这“温柔的坚持”，可又担心成成回家骂老师是大坏蛋。老师说，让他把愤怒表达出来就好了。成成回家果然骂了，第二天果然没事了，见了老师毕恭毕敬，双手递上，“老师，我的作业。”

进入青春期后，特殊孩子如果没有及时得到教导学会自制，最容易与外界发生冲突。成成偶尔会行为失控，从背后突然抱住女老师，吴教授问他是否愿意女老师离开学校，他说不愿意，吴教授就在女老师的讲台前画了一道线，“那么你不能冲过这道线。”吴教授并不声色俱厉，只是把这话写下来，念完，让成成签字。

通常大人不会和孩子签书面协议，尤其是连字都写不好的特殊孩子。但是吴教授说：“叫孩子不要做什么，有时孩子根本听不明白，或者一会儿就忘了，但是他对签了名的书面协议，会有深刻的印象。”

**五**

很多人喜欢把自闭症孩子说成“天才”，似乎这样才能激发爱心来接受他们。吴教授说她并不偏爱弱势的孩子，只是认为每个孩子都要学习，都要进步，而学生之间相处，首先要合作而不是竞争。“接受不一样的人，这个能力非常重要。”

成成妈说，在校外，也没人对她和孩子格外留意，高铁和捷运上残疾人很多，人们习以为常。她希望儿子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上：“走到大街上别人不会侧目而视。他需要帮助时帮助他，他帮助别人时，人们能感受到他的善意。”

一个看似边缘群体的命运，折射了社会中每个人的处境。好的世界不会凭空而来，它需要人人参与创建，大人怎么生活，孩子就怎么游戏。